民國十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出版

另售 每册銅元六枚 代派 每册三分 十份起碼 一律七折
郵票代洋九五折 以三分爲限

中國青年

第一百十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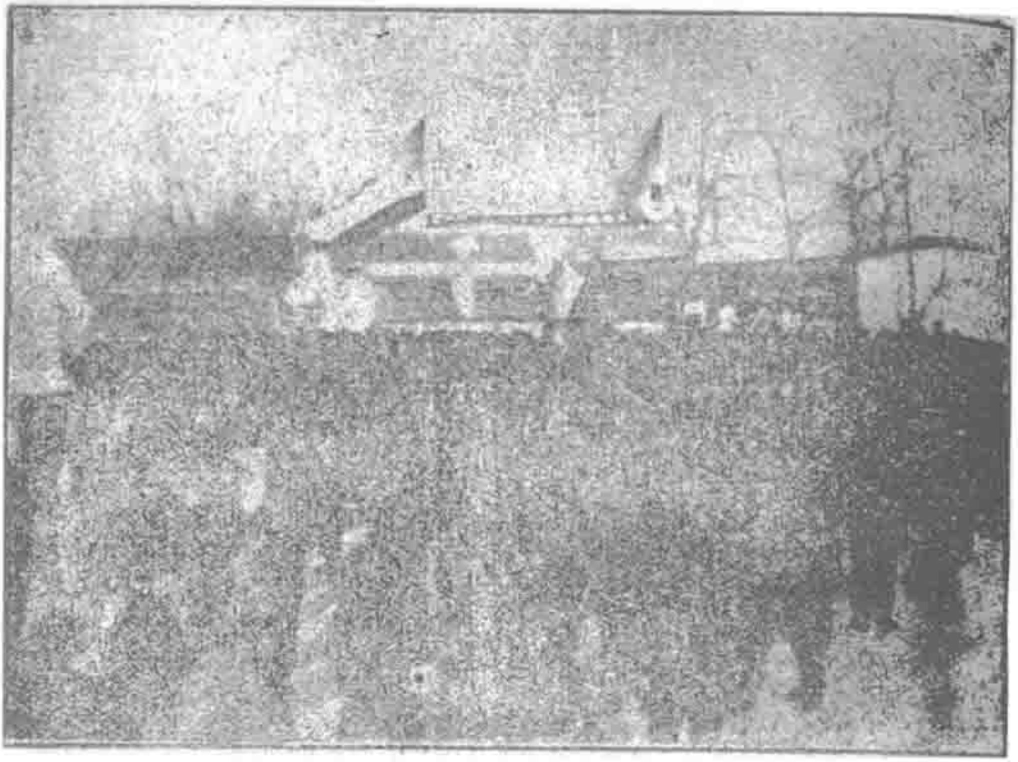
暴動
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
列甯主義的革命戰術
被壓迫階級的聯合戰線
悼周水平君
變相的中日戰爭紀略

發行兼編輯通訊處 上海小北門上海書店轉鐘淸

發行通訊處
廣東廣州財政廳前國光書店
北京大學第一院號房轉金重
河南開封南書店街河南書店
汕頭東征軍總指揮部黃錦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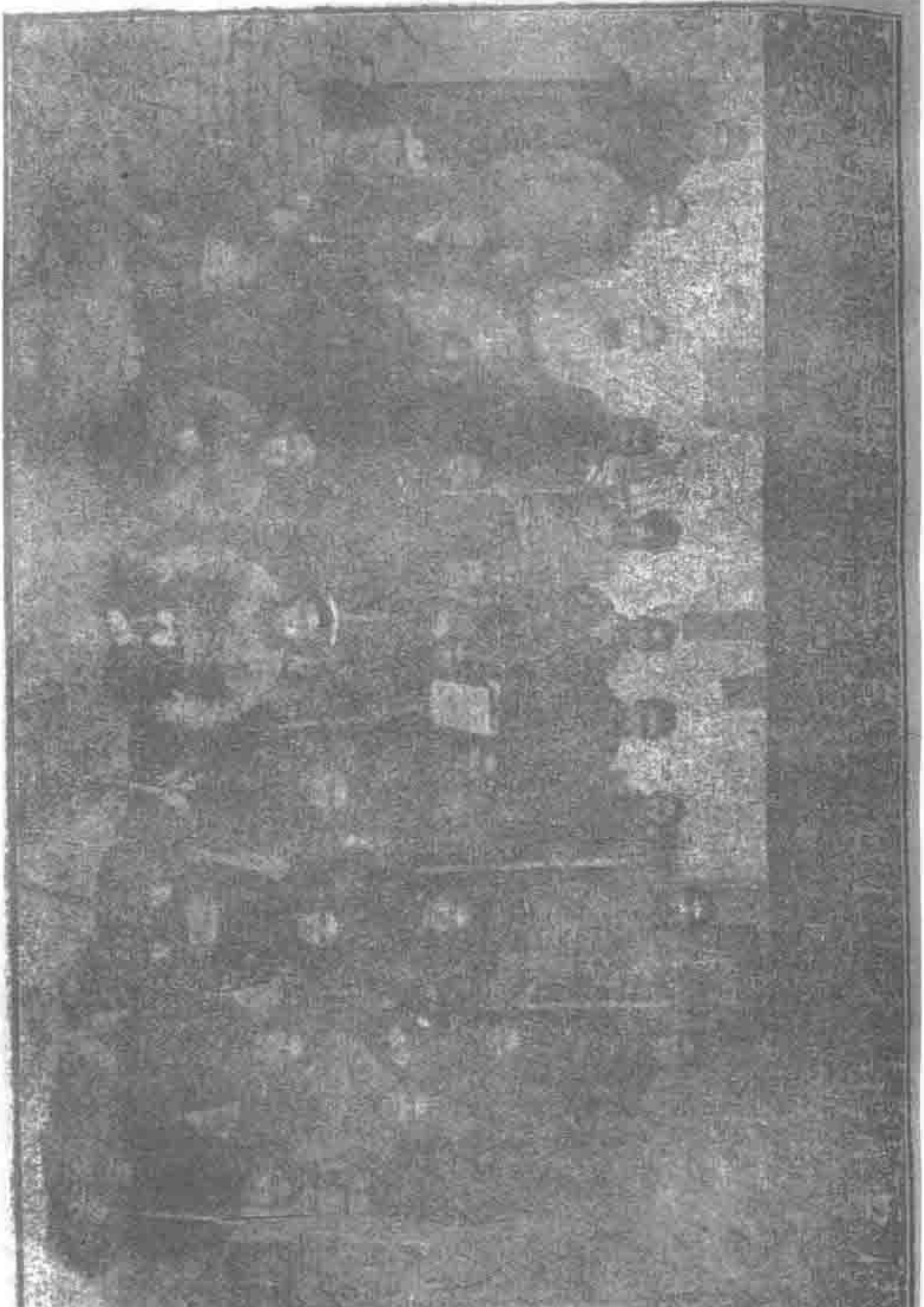
我們的啟事

我們在一百零一期出版時，曾告訴讀者，說我們要：一，積極地擁護青年利益，指導革命運動，二，系統地注重科學的社會主義之介紹與研究上之指導；三，幫助青年研究一切社會科學及中國的世界的政治經濟與一般社會問題；四，作一般的書報之介紹與批評。并將篇幅擴大，倍於一百期以前的容量。 但因為我們擔任本刊的幾個人，都因從事實際工作？所以對於前列的四項約言，竟未能完全做到。 印刷上，更是十分困難——好容易才找到一個很小很小的印刷局，肯替我們秘密排印；索價既昂，出版又遲，錯字更多。 各地讀者又復來信，以一百期以後定價太高，不合於無產階級之經濟為言。 現在正是革命潮流將達朔望滿點的時候，所有共產主義的信徒，關心於革命事業而接近我們的青年——在實地行動上，都急切需要本刊作親切的指導。 所以我們為了要求出版能夠按期，經濟上能夠不太受累，能夠適合於一般讀者底購買力而使其銷行更廣起見，決定從一百十一期起，將篇幅縮小四分之一，而努力於前此的約言之實現。 并且，還有三事希望愛護本刊的青年們注意：一，我們極歡迎各地所來報告青年革命運動的消息稿件，但希望注意精粹的敘述，愈短愈好，每篇至多不得過二千五百字乃至三千字（現有好多稿件，因為太長，以致遲遲不能發表而失却了時效）并盼望常報告些各地青年團體的消息；二，希望青年來信，不僅專只報告我們一些活動的消息，也和我們討論一些主義上、行動策略上的問題；三，所有各地各校各會社出版的青年刊物，都希望和我們交換一份——并還望愛護我們的，代我們搜集一切反對我們的刊物（不問它是作理論上之討論？還是專只為七八糟的亂罵我們）；我們需要外界的「攻錯」



十二月卅一日國民反日出兵滿洲示威大會攝影

天安門之集合左角爲段政府對新年之粉飾品



，使我們時時在一種受鞭策而更求精進的生活中，才永遠不致陷於懈怠與自滿。

附告　我們對於醒獅派的國家主義，曾將它底醒獅第一期到五十期作了一個總批評，做成一部小册子，名叫「顯微鏡下之醒獅派」，不久卽可出版，由上海書店發行。

暴動

仁靜

從國民黨右派，民治主義同志會的機關報上（民生週刊第二卷第四期），我們看見了一文『政治生活的荒謬和造謠』；政治生活是共產黨「北方區」的機關報，他攻擊牠造謠和荒謬，自然引起我的注意，翻開一看，原來爲的是北京十一月廿八，廿九二日的北京民衆運動的辯論。　因爲共產黨聲明沒有參加搗毁晨報館事件，於是民治主義同志會，罵主張暴動的共產黨『右傾』，『卑劣』。　我們因這件事遂聯想到暴動這問題，我們應加以討論，應對之有正確的認識。

暴動，我們可以稱爲革命的前驅。　暴動的必要，完全是在民衆對統治階級奮慨激昂的情感已達了頂點，所以才起而行動，對民賊作直接的制裁。　只有對着民衆深惡痛絕的對象，和仗着多數民衆憤怒的熱情，才能舉行暴動。　因爲暴動以後，民衆須繼續作有組織的有目標的持久的運動，不是靠單純的打死幾個民賊和搗毁幾家住宅，快意洩憤，卽可解決政治問題；或者增進民衆利益。　所以我們對暴動這件事須要使他成爲大多數積極的有組織的民衆幹的，故我們舉行暴動時，須注意（一）得大多數有組織的有覺悟的民衆的贊助與直接參加（因此，對象必是罪惡顯著，民衆都能認識的）；（二）須使暴動爲革命的前驅，民衆可藉懲戒民賊的成功，和統治階級的驚悸，進而作持久的有組織的羣衆的戰鬥，達到某種政治

目標。不依這兩個條件，暴動就算是「早熟」，而且有害於整個羣衆運動之發展了（五四運動之能成功，完全因爲牠符合於上之二條件）。

此外，我們有必須反對的兩種暴動：第一、是個人或一羣人對民賊的暗殺行爲；第二、是少數流氓，受敵人收買，向敵人作不負責的進攻，他好誣蔑這是共產黨幹的，於是他肆意壓迫羣衆運動，大捕共產黨。這兩種行爲都足以爲敵人無情壓迫民衆的藉口。例如：曹錕時代之謀炸顧維鈞案，和五卅時上海帝國主義收買些流氓，騷擾租界，準備挑起民衆附和時，好積極的壓迫。前者引起直系逮捕共產黨，頗影響當時的秘密鐵路工人運動；後者，因爲我們力戒羣衆之輕率不受其挑戰，故帝國主義的陰謀終不得逞，而我們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乃能陸續的發展到全國，作持久的鬥爭。

這次北京的首都革命運動，我們沒有親身參加，無從加以批評；不過就以後的運動之不能持久，僅僅曇花一現的性質看，似乎是暴動沒有得着太多數羣衆的擁護，而鹿鍾麟反有所藉口，不許民衆游行示威，這是羣衆運動不廣大普遍之過。至於右派辯護搗毀晨報館的行爲，未免有點幼稚。研究系報紙的反動與造謠，我們是知道的，倘若國民黨取得政權，當然不客氣的首先封掉牠（我們是不諱在階級社會中，有言論自由的；民衆在被壓迫時，固要力爭言論自由，但民衆取得政權時，即應取締反動派報紙造謠誣蔑，企圖復辟的自由，這是毫無問題的）；但是現在呢，現在晨報的罪惡尙未顯著，非個個羣衆所能認識，如果我們加以暴力，就很快的引起羣衆的退縮與分化，破壞了羣衆運動，間接的擁護了統治階級的利益。何况國民黨右派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還登報聲明向晨報道歉，託辭卸責，意圖嫁禍給

共產黨，讓國民軍肆意壓迫呢？　到底民生週刊要光明老實一點，也承認燒晨報館不是共產黨幹的，那些右派的所謂中央執行委員會至今還說『共產黨燒了晨報館』（見革命導報。）這種人才眞是『造謠』，『卑劣』，『想討好於反革命的晨報，和一般亂七八糟的所謂輿論』呢？　國民黨右派（民治主義同志會）如果眞有志舉行清黨運動，就要先從這般『荒謬』的，『右傾』的中央委員老爺清起，才可以『鐵桶一般的團結起來』。

如果民治主義同志會眞想走向革命的路，就不應辯護這些搗毀晨報館的幼稚錯誤，應當認清暴動之可貴，因其是革命戰爭的第一彈，不是放了一彈，回去睡覺，就可沾沾自喜的，你們還要更犧牲勇敢的幹革命幹到底，才算好漢。　而且這一彈，自然不是對任何人放，是要射人射馬，擒賊擒王，先對準那惡貫滿盈的放。　假定你們不是爲了想嫁禍共產黨而火燒晨報館，那麼我們除了糾正這些幼稚錯誤外，自然願意與你們合作進行革命，而且決不會有一共產黨員，會討好或表同情於晨報，來拋棄在革命時可以合作的朋友（假定你們實行反對軍閥，帝國主義，國家主義及一切反動勢力，才是我們的朋友）。

一九零五年的俄國革命

仁靜

一月二十二日是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紀念日，俄國一九〇五年的革命距今已二十一年了。

『沒有一九〇五年的化裝預演，十月革命的勝利或者不可能』。　列寧如此形容那次革命的歷史作用。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不僅是十月革命的化裝預演，而且是東方各國國民革命的前驅，歐洲無產階級鬥爭的最強的興奮劑。　我們要了解這次革命，必須明瞭以下幾點：

一 俄國革命的原因

俄國全國的工人階級，不過只有二百多萬人，他們受的經濟的與政治的痛苦，幾乎令人不能相信。紗廠工人作十二時以上的工，工資每月十五元，五金工人的工資也不過二十五元。十點鐘的工時，是極希有的例外。工人居住的情況是最嚇人的，幾家工人居在一間屋子，工人常睡在餐桌上。工廠中工人住的工房，實行軍營的紀律（比方，會客須有一定的時間）。工廠缺乏勞動保護法，罰金極多，工頭極粗野，小有不當，即以開除爲威嚇，並有許多偵探。資本家是可以組織聯合會，但工人則不許有一切出版言論集會結社等政治自由。在這種情形之下的俄國勞動運動，無怪其洶湧高漲，呈出空前的活氣，政治的要求與經濟的要求混合在一起，爭鬥極其勇猛。

俄國自一八六一年釋放農奴，農民的狀況不唯未見改良，反日益惡劣。農奴須陸續的向地主繳納贖金，爲釋放之代價，而且農民十分缺乏土地，比方說在中俄，三萬大地主，有七千萬俄畝的土地，而一千五百萬農民，則僅共有七千五百萬俄畝，還有三千五百萬是沒有土地的。其次便是『沙』專制下的重稅，多爲農民所担負，以供給沙政府的揮霍，政費，擴充軍備及償還外債之用，以致農民所擔負的地稅，比地價要貴五倍。這種不能忍受的情形，常常引起各地農民的暴動。

工農階級以外，便是俄國的知識分子對專制政府的不滿，時時發生暗殺的行爲。亦爲革命中的附帶潮流。在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旅順陷落時，俄國大震；兩三星期後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就爆發——成就了所謂「血星期日」。

二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經過

第一次俄國革命，延長至二年之久，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是革命的起點，一九〇五年底，是其頂點，直到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第二次國會解散，才算是完結。　革命的發展呈忽起忽落的狀態。　革命運動的風潮——農，工，水手——有時融合在一起，有時連續的發生。　俄國的工人農民所受的壓迫，不堪忍耐了，所以也同中國五卅運動一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革命爆發的原因，不過是因聖彼得堡一工廠開除了三個工人（因其與工頭吵嘴），此衝突直至使全城的工人都站起來同情於該廠工人。　廠主不屈，該廠工人罷工，全市工人空前的激昂。　於是有一教師提議訴之於皇帝之前，得全體工人之贊成，於一月二十二日（星期日）幾十萬人遊行向冬宮出發向皇帝請願，在冬宮門前大流血。　於是全城罷工抗議，一陣罷工波浪的延展，沒有一處工人區域的工人階級不起來組織羣衆的罷工，同情嚮應。　從彼得堡派出許多工人，到各省，到邊境，使幾百萬工人雇員，手工業者，都出來游行示威；到鄉間，喚醒民衆，指揮他們，搗毀了地主的田產。

俄國工人階級顯示出神異的能力，英勇，堅忍，自制。　一九〇五年的罷工人數比德美罷工人數多十倍。　只是一九〇五年的罷工，即比前十年的罷工數要多十一倍。　政治的罷工與經濟的罷工，交互綜錯。　除了八小時工作及增加工資的要求外，罷工的口號倘有要求「共和國」及「人民武裝起來」。　罷工多得勝利，許多店員，手工業工人（理髮匠，裁縫），市政工人，雇役都捲入漩渦。　有些地方竟是被壓迫的少數民族與工人聯合起來，與軍隊戰爭。

俄國的貧農與自耕農，受不能付租，缺乏土地，及爲地主耕種田地的痛苦，也起來暴動；但可惜他們的勢力太分散，要求太局部了；一村的農民，旣奪得田產，驅逐了巡警，卽平安的坐在家裏，不問軍隊正在別村中鎮壓暴動。　農民的勢力不聯合，所以政府就可用小部分軍隊，壓伏農民的反抗。

十月至十二月，爲革命潮重復高漲的時期，全俄國的鐵路一致罷工，給革命一個強有力的新興奮。　在第一季的罷工，只有八十一萬人，在十月至十二月，增至一百二十七萬七千人。　沒有一個城市，沒有一個大工廠，沒有發出推翻專制的呼聲。　十月的罷工，誕生一新組織——蘇維埃（卽各廠工人舉出代表組織而成），成爲民衆所公認的領導。　小商人，馬夫，知識分子，都服從其命令。　蘇維埃不僅是工人戰鬥的罷工委員會，而且是與政府對立的第二政府，爲當時發號施令，行使政權的中心。　例如彼得堡的蘇維埃，不僅領導罷工，不僅命令哪些工廠應繼續工作，哪些應該停止而且自動頒布八小時工作制，宣告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管理郵電機關，刊行自己的機關報，號召人民抗稅，解散一些政府的機關；換言之，蘇維埃是一新政權的胚胎。　當時蘇維埃發展到重要城市，各各有其特點，有些地方竟有軍隊與財政供其支配，有些指導該地的經濟文化生活（如醫院，戲院，市政），有些組織新的法庭　沒收私有財產：管理鐵路。　有些徵收資本家所得稅救濟失業工人。　某地的共和國竟存在一月之久。

蘇維埃的產生由於全俄十月的罷工，但罷工决不能支持幾月幾年。　罷工只是趨向於喚醒民衆，眞正的推翻專制，還須武裝的暴動。　在此就發生兩派不同的主張，布爾札維克與

門雪維克——在門雪維克指導之下的彼得堡蘇維埃不預備武裝的暴動，只想限制蘇維埃爲革命的自治政府，而不想取得整個的革命政權；結果，他們受了反動勢力的襲擊，一敗塗地。

莫斯科的蘇維埃在布爾札維克指導之下，能在以前數月，武裝了一部分工人，獲得一部份的兵士同情，亦組織了兵士蘇維埃。武裝的莫斯科無產階級，與皇帝的軍隊，以幾百工人對數千軍隊酣戰至一星期之久，只是因爲彼得堡的工人已受打擊，不能應援，所以莫斯科竟成了光榮的戰敗。

自十月至十二月工人的罷工暴動失敗，莫斯科與彼得堡的蘇維埃亦被推翻，『沙』的勢力比無產階級的要證明強壯些；所以革命潮流低落，以致以後兩年的偶爾的高潮，也不能改變此整個趨勢。

三　革命失敗的原因與教訓

第一次俄國革命，雖經過英勇倔強的鬥爭，終於不免失敗。還有三個原因：第一、工人與農民的運動缺乏統一。據統計的證明，農民運動總是跟着工人運動，幾百次的農民運動，總發生在工人能工高潮以後，不能同時動作，使『沙』政府能從容的應付。可以用少數兵力，先去壓伏工人，次平定農人。第二、工人運動太任其自然的發展，比方說列甯的組織革命，武裝暴動等見解，未得普遍的公認，所以在十月至十二月罷工涌得無出路，只有武裝暴動之時，而工人階級與其領袖未曾豫備，倉皇失措。第三，沙政府得了外國政府與資本家的外債的帮助（差不多十萬萬金盧布），固定盧布價格，壓低物價騰貴，暫時減去農民痛苦，所以免掉農民的暴動。

這次俄國革命，喚起了幾千萬民衆參加運動，不但是工人農人，而且弱小民族，甚至警察兵士都喚醒了他們一種反抗精神；極廣大的羣衆，都受了一番革命的訓練，空前的增加了工人的組織能力，農會工會勃起於各地；使當時的布爾札維克變成一個羣衆的黨，不信任門雪維克有革命傾向；誕生了蘇維埃，爲工農政權實行機關；劃分俄國成兩個階級：一邊是皇帝，地主，與資產階級（將資產階級欺騙民衆的反革命性完全揭穿）；一邊是以無產階級爲領袖的工農聯合。不但如此，牠給歐洲那些爲改良主義所腐蝕了的社會主義一個最強的刺激；喚起了東方的民族革命（俄國革命一年後，土耳其革命，二年後，波斯革命爆發，在一九一一年中國革命發生）；這是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總成績。

我們須如列寧一樣，研究每次革命的教訓，不斷的宣傳每次革命的優點，與補救其缺點。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完全除去了第一次革命的缺點，實現了工農聯合，武裝暴動，所以取得了最後的勝利。我們須如列甯，絕對的信仰民衆的潛勢力，不斷的去喚醒他，成功中國的國民革命。全世界的民衆都已覺醒，國際共產主義的實現只是近幾十年的問題。讓那些不識時務，頭腦頑固的知識分子來抵抗這人類最大多數，工農羣衆的意志！

列寗主義的革命戰術（續）

子雲譯

舉英國爲例。我們不能知道，也沒有人能預言一眞正無產階級革命何時在英國爆發，及引起和煽動現在還醞釀的民衆革命的導火線是什麼。所以我們的準備工作必須『四脚都釘上馬蹄鐵』一樣。或者，是一議會的危機，『掣破這一條冰河』；或是混亂的殖民地與帝國間的對抗一日一日的更深刻，劇烈；或是第三種原因，均不可知。我們不說那一種門

爭將決定英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命運（這在共產主義者心中是無問題，是最後決定了的）！我們所說的是那種鬥爭將引起現在睡眠的無產階級羣衆直接向革命移動。　我們不要忘記，譬如在資產階級的法蘭西共和國，從前的革命情勢，無論由國際或國內方面觀察，比現在要低落百倍，但只要發現像在反動軍閥的幾千不誠實的詭計中的一件（得來弗斯案），「意外的」「微小的」導火線，即能推動人民向國內戰爭去。

英國的共產黨必須不斷的，勤奮的，毅然的利用議會選舉，英政府帝國主義的世界政策，對愛爾蘭殖民地政策的一切偶發事件，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及其所及之範圍；依新共產主義的第三國際的（不是第二國際的）精神工作。………　西歐與美國的共產黨必須學着創造一新的議會主義，與平常的，機會主義的，攫取位置的議會主義完全有別。　新議會主義必須是共產黨用以發表其政綱的，必須是一真正無產階級與無組織和無知的窮民合作的，要把它做到像在各個工人的家中，個個農業無產階級的茅屋及散居的農民中間，分散傳單。他們應當深入最卑賤的茶館酒肆，插足入一切平民的會社及偶然聚集的中間，向他們講演，不要高深，亦無須照議會的樣式，　他們不應當一刻想到在議會中占一個「位置」；他們的唯一目的是各處喚醒人心，吸引羣衆，照資產階級自己說的話追究資產階級，利用爲選舉所創造的機關，召集的選舉會，及向人民發的傳單，向羣衆宣傳布爾札維克主義；在資產階級統治之下，只有在選舉競爭時才有如此的可能（自然除掉大能工時不計，彼時爲普遍煽動而立的相類似的機關，可以更強烈的爲我們利用）。　在西歐與美國如此做，自是十分困難，但我們必須如此做，因爲沒有辛苦與勞力，共產主義的問題即不能解決。　我們必須工作以

解決一切實際問題，這些問題一天一天的複雜，一天一天的滲入各部分的公共生活，帶着資產階級的勢力，逐步佔領各領域。

在英國，同樣，我們必須將在軍隊中間及在帝國下被壓迫被剝奪了平等權利的民族（如愛爾蘭，殖民地）中間的宣傳鼓動及組織工作，放在一新的基礎之上（不是社會主義的，改良主義的，而是共產主義的，革命的）。 因為一切領域內的社會生活，在帝國主義時代，特別經過了一次大戰，使人民都感着精疲力竭，使他們都睜開了眼睛，認識真象（即千萬人的戰死與殘廢，都為的是決定德國或英國的強盜，誰能搶掠較多的領土）！ 這一切領域內的社會生活，是特別充滿了燃燒的材料，創造出許多衝突，恐慌和增加階級鬥爭的原因。我們不知道，也不能知道這無數飛在各國天空的火花，為世界的政治經濟恐慌所煽動，哪一個將引起大爆裂（換言之，能特別喚醒羣衆）。 所以我們必須利用我們的新共產主義原則，培植各部分的努力，無論其如何陳舊，腐敗與似乎無希望；不然，我們即不能應時勢之要求，不能包容廣大，不能熟習鬥爭中各色各樣的武器，不能準備我們戰勝資產階級（他負創造各方面社會生活之責，但現在已糟蹋了這些生活，用純資產階級的樣子糟蹋了他們）；也不能準備我們在勝利之後，做眼前的共產主義的改造社會的工作。

在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及其勝利（這是資產階級及一般俗物所不及料的）以後，此革命在世界範圍內進行時，全世界是較前不同，資產階級也變了。 資產階級為布爾札維克主義嚇得瞠目結舌，為其激怒，幾乎到了發狂的程度；所以他們一面加速事變的發展，一面集中其注意猛烈摧殘布爾札維克主義，因此他們在許多別的方面，鬆懈薄弱了好多。 各先進國的

共產黨員，必須在他們的策略中注目於這兩種環境。

當俄國的立憲民主黨及克倫斯基大張旗鼓攻擊布爾札維克時（特別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及六月至七月），他們是太做過火了一點。幾千萬份資產階級的報紙爲反對布爾札維克發出各種的咆哮，無異幫助着吸引羣衆研究布爾札維克主義；除了報紙外，全部公共生活，正因資產階級的「熱心」，也集中於討論布爾札維克主義。現在，各國的大富豪，在全世界的範圍內也照着這樣做，值得我們極熱誠的感謝。他們攻擊布爾札維克主義，也如克倫斯基輩一樣熱心，他們也一樣做過火，因此也如克倫斯基一樣幫助我們不小。當法國資產階級把布爾札維克主義當選舉運動的中心問題，把比較溫和及搖動的社會黨也駡作布爾札維克；當美國資產階級，完全失去頭腦，捉拿幾千幾千人，認其犯有布爾札維克主義的嫌疑，造成恐怖的空氣，公佈布爾札維克密謀的警告；當英國的資產階級（世界上最鎮靜的），不管他如何聰明有經驗，作出極端蠢笨的事情，組織極有錢的「會社」，作反布爾札維克的鬥爭，特別爲這問題，發行許多書籍，加雇許多學者，牧師，煽動家專門反對牠；——我們要向這些有價值的資本家，鞠躬敬謝，他們爲我們工作。他們幫助我們，使羣衆對布爾札維克主義的性質及意義發生興趣。他們幷不能別樣作，因爲緘默的不理布爾札維克主義，就窒息了牠；他們如此做，是失敗了的。

但同時，資產階級只看見布爾札維克主義的一面，——暴動，暴力，與恐怖；所以他努力專在那一方面準備抵抗與反對。或者在某一事件，某一國，或短或長的時期，他能成功於一時；我們必須計算此種可能，我們沒有絲毫畏懼資產階級在此點可以成功。共產主義從

社會生活的各方面積極生長，他的嫩芽，普及於各地沒有例外，他的「傳染」（用資產階級及其警察最得意的比喻）是深深的侵入機體，完全盤據在那裏。　若是很小心的停止一個出路，那麼傳染一定會找別一個出路，有時是最不及料的出路。　讓資產階級去譫語，發狂，做蠢笨事，預先向布爾札維克報仇，努力撲滅印度，匈牙利，德國的更多些的，幾百幾千幾萬昨日的及明日布爾札維克主義者。　資產階級如此做，正如被歷史宣布死刑的各階級做的是一樣。　共產主義者必須知道無論如何，將來是屬於我們的；所以我們必須聯合最強的信賴革命鬥爭的情感與最冷靜清醒的頭腦，計算資產階級的瘋狂的行為。　俄國革命，在一九〇五年受極重的失敗；俄國布爾札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也受打擊，一萬五千以上的德國共產黨員被雪得曼諾斯克聯合資產階級與帝制派軍官，用聰敏的挑戰與狡詐手段，殺死；白色恐怖，在芬蘭與匈牙利兇燄正熾。　但在這一切事件中，在各國，共產主義仍是生長；他的根柢如此之深，不是壓迫所能減弱的，反增強了他的勢力。　我們還需一事，即可更穩當堅固的引導我們勝利——即各國各處的共產黨員須覺悟他們的策略，必須表現其最高度的彈性。共產主義現正發展可觀，特別在先進的國家；所缺乏的一事，便是這種覺悟，與能在實行上應用牠的技能。

對第二國際的領袖，如考茨基，包爾等，一般盡力於社會主義的，博雅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所發生的事，可爲一有用的教訓。　他們都了解彈性的策略之必要，他們學習了而且教給人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他們在這方面做的工作，在社會主義著作中，很有價值，值得永久的保存）。——但他們到應用辯證法時，做了大錯誤，在實行上表現出不合於辯證法；此看

不清各種方式的迅速變換，及在舊方式中，常充滿了新的內容。 他們破產的主要理由，是他們的眼睛只釘住在社會主義及工人運動生長的一固定形式，他們忘記這是一偏的，他們怕覺察到由客觀條件所產生的突變之不可避免，他們只記得背誦那人人皆知的『三個比兩個大』。 但政治似代數而不似算術。 實在說來，社會主義運動舊方式常裝着新的內容——在一數目之前，出現了新的記號；一個『負號』——而我們的無知者尙頑強的告訴自己和別人，說『負三』還比『負二』大。

共產黨員不要犯同樣的錯誤，說正確一點，同樣的錯誤（不過左派共產黨犯得在別一方向）應當愈速愈好的將他去掉，使身體少受點痛苦。 不僅右派而且左派的固執主義也是一種錯誤。 自然，左派的錯誤，對共產主義現在的危險，比右派的固執主義（社會主義愛國派及考茨基主義）要小千倍；但這種左派共產主義是將出世的一新潮流的原因。 因此，此病在某條件下是容易醫治的必須極力開始診治。

舊的形式已經破裂，因爲在其中（反無產階級的，反動的）發現出新的內容達到了異常的發展。 從國際共產主義的發展觀點上看來，我們現在強有力的工作內容（爲蘇維埃政權，爲無產階級專政的工作），必須在各種新的，舊的，形式中表現。 牠能而且必須征服一切之形式（不僅新的，而且舊的也在內），使其充滿新機；征服舊形式，不是使新舊形式調和，而是使我們能鍛鍊新舊形式，成一最後的，決定的，不屈的獲得共產主義勝利的武器。

共產黨員必須盡其各種努力引導工人運動及社會之發展，向最直，最快的普遍的實現蘇維埃政權及無產階級專政勝利的一條道路。 這是不可爭的至理。 但是要小心再走上前一步

（雖然是同一方向的一步），至現即會變成錯誤！　如德國和英國的左派共產主義者，他們只承認一條直的道路，不承認用計，合作與妥協——這也是一錯誤，能給共產主義最嚴重的害處。　右派的固執主義，只黏附在僅承認舊形式，沒有覺察到新內容，所以完全破產。左派固執主義無條件的否認幾種舊形式，沒有看見新內容是各處經過各種形式發芽生長的；共產主義者的義務是熟習一切形式，學習用最高速度，以一方式補足別方式，將我們的策略，適應於一切變化之中（這些變化不是由我們階級及我們的努力發生的）。

世界革命被世界帝國主義戰爭的惡毒，殘暴，及戰後的地位，給以有力的推進；革命是蔓延得深而且廣，且有可觀的速度，各種形式交互遞換，內容豐富，實際的有意的排斥一切固執主義，所以有各種希望能迅速的醫治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左派共產主義幼稚病。（完）

被壓迫階級的聯合戰綫

上海學生聯合會致日本平民書

在日本的勞苦的兄弟姊妹們！

建立在你們底髑髏之上的大日本帝國主義，現在又已藉了張作霖和郭松齡的爭鬥，用你們來在他們秘製的愛國麻醉劑中，替他們做礮灰鎗靶，實行干涉中國內亂，實行吞併滿蒙了。　張作霖和段祺瑞是日本帝國主義多年豢養的走狗，維持他們底地位存在，便是維持日本帝國主義底主權於中國，便可以聽憑日本帝國主義盡力侵掠咕嘬中國人。　況有的北京政府，並不是我們中國人的政府，乃是日本貴族階級任命的一個總監察院。　如果中國國民打倒了段祺瑞張作霖，事實上便是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威勢。　所以你們那以貴族爲重

心的日本政府，便要實行派兵來維持段張，吞併滿蒙，這無非是要爲大倉喜八郎，寺內正毅，加藤高明等保全一個分贜的金庫；以便藉中國人所貢獻於他們的血液，增大他們的力量，好使其穩固的壓迫你們，使你們這幾千萬平民永遠馴伏於他們所利用以爲傀儡的萬世一系之天皇之下。 兄弟們！ 姊妹們！ 我們在人類這個系統上，本是一樣的同胞，我們中間的任何人，沒有一點仇恨，我們應當大家携着手過清平日子，現在他們——你們的壓迫者——和我們底這些只顧私利不顧國家和世界之和平的軍閥，從中梗着狠狽爲奸地要叫我們互相廝殺，死在戰壕中的是我們的勞苦同胞，戰勝了中國，據得滿蒙，却只向太倉喜八郎，三井，三菱等人荷包裏裝；帝國主義利用平民的淺見，做成三合土，築成他們的高牆。 兄弟們！ 姊妹們！ 我們中國人的仇敵，便是你們的仇敵，壓迫你們的便也是壓迫我們的強盜，你們和我們應當一致奮起，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日本貴族專政，因而打倒在我們中國的帝國主義之侵略，和軍閥封建政治，讓我們好建設我們自己的眞正中華民國，你們也建設你們平民的日本國。 兄弟們！ 姊妹們！ 這不是一件小事，不是一件只關於中日兩國的事，我們大家不要錯看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兵達到滿洲，將要立時引起美國帝國主義的干涉，或者免不了還要引起蘇維埃聯合國的抵抗，事件底擴大，有和一九一四年巴爾幹問題一樣的危險。 在這可怕的第二次太平洋世界大戰之中，我們一個個都將毫不容許迴顧地死於慘酷無比的火陣中。 我們應當抱了我們的小孩，扶了我們的父母，手足相携，夫妻一致，對於壓迫中國民族的日本帝國主義作激昂的抗議，應當停止日本海的運輸，撬毀釜山浦以北的鐵道，舉行全日本的大罷工。 時機迫切，已是間不容髮！ 責任重大的日本平民！ 我們落在

水裡的可憐的中國人，在這裏急待你們救援。　快呀！　火已燒到了中國人底眉毛上了！水已淹得中國將要滅頂了！　全世界的和平，已受威脅；世界大戰爭之幕，已將揭起了！兄弟們！　姊妹們！　快快來盡你們所應盡的責任，制止日本帝國主義之橫暴，維持世界的和平，救起我們中國這四萬萬之難民！

上海學生聯合會，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日本勞動者致中國國民書

中華民國國民！

現在資本主義列強，爲一掃他們對國內勞動階級的苛酷榨取，過重負擔所惹起的國家的不安，以圖確立其已動搖了的國家之基礎，其唯一手段，就是以武力干涉與侵略的行爲，狂躍於新市場之爭奪。　特別隣邦中國以具備着廣大的領土，巨數的人口，以及政治經濟上的未開國的資本主義侵略的最適當的條件，所以資本主義各國的爪牙們，爲吞噬這肥滿的獲得物，在所有機的會中，都用着種種方法來嘗試。　是的，中國內地連年不息的內爭，使列強把這龐大的中國的經濟命脈，收攬於他們手中；再延長而取得政治上之實權，用強大的資本以圖征服中國，這完全是他們常常指使奴隸性的野心的小政治家操縱或煽動中國的內亂所致。

實在，四萬萬的中國民衆，因列強之侵略的殖民政策遭着禍患，受着塗炭的苦痛。　我們勞動者常常感着國際的連帶關係，而希望着勞動者的超國家的提携，標榜着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而且相信中國民族的發展繁榮，只有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國內的支配階級，由全中國的民衆，起來圖自立自主之一途。　所以列強戴着和平假面具的武力干涉，我們與中國

民衆一樣絕對的反動；而且願取共同行動。這次列強又以中國的小小政爭爲奇貨，而藉此伸張其侵略野心的事實，是很顯然的。特別我們日本藉口於滿洲之不安，而敢於公然出兵於滿洲。我們相信這種妄舉，能使中國更陷於苦痛的境地。如此暴舉，完全是一部分支配階級的野心；在我們勞動階級是絕對不能容認的。

我們爲着友伴的中國民衆，而且爲着站在同一戰線上的無產階級，對於以武力干涉的暴舉，從日本勞動階級的地位，聲明絕對的反對。

決議：（一）我們澈底的反對日本政府對中國的無理出兵；（一）在中國的政治紛爭終止了的現在，要求即時解除在中國領土的日本的武裝，與即時撤兵；（一）我們主張中國民族的自主獨立，永久對資本主義列強的奸惡的干涉絕對反對。全國印刷工聯合會，關西自由勞動聯合聯合會，關東勞動組合聯合會，四國勞動組合聯合會，之浦勞動組合（原文日文）

悼周水平君

最近一兩年來，因爲中國共產黨領導民衆的努力，提高了各方面的革命要求，擴大了各方面的革命勢力——遂使統治階級——帝國主義，軍閥，資產階級——魂夢不安；無論見着什麼人、什麼事：只要是比較傾向於革命的，比較澈底一點，激烈一點的，便統統歸之於「赤化」，「過激」的共產黨籍中來。我們在民衆間的發展，實在承他們幫忙替我們宣傳不少。最近，周水平君之成仁，便是像這樣被統治 級送入了光榮的共產黨中一個。

周水平君，名剛直；江蘇江陰縣顧山鄉人——聽說曾在日本習法政（？），現在還只有二十六七歲（？）——是一個很勇敢的革命青年。他是中國國民黨左派黨員——並非共產

黨分子。他底家庭是個已經衰落的小資產階級的破落戶。他自幼卽感覺得本鄉的紳士階級壓迫農民之不平。一九二五年秋季，他和他底同志在他底本鄉——江陰縣——聯合各鄉村中無產階級的佃農，組織「佃農合作自救會」；領導貧苦的農戶，向其田主抗租。周君底政治經濟思想，本只是個「自由主義」者，與眞正澈底的紅色布爾札維克，還相差很遠。

但他在革命的方法上，却犯着「左派幼稚病」。他明知江陰社會的腐敗，和江陰田主階級的頑固與其勢力之黑闇——却始終固執着他底一個簡單的進行原則——硬抗——不知道應用某種策略，應付境境。他的同志曾勸過他——叫他取法列寧主義的戰略——但他不聽；於是便在他底工作中，逼成了田主階級的大聯合，陷佃農階級於無同情的孤軍地位。田主們組織成功他們底協會，一面用賄賂買通縣知事；一面又恐嚇縣知事如不照他們底意旨辦理，他們便以所謂『地方紳士』的力量，驅逐知事。結果，十一月十八日便以『宣傳共產主義』之罪名，被捕入獄——佃農合作自救會則被武力解散。周君對於佃農們，平素又只知道單純的鼓動他們底革命感情，却不知在基本上做組織、訓練、教育——灌輸主義和喚醒階級意識的工作；更沒有與其他的革命左派做好聯絡功夫；所以他一被捕，便失掉了羣衆的擁護——只好孤零零的一個人爲了大多數羣衆之利益而犧牲了！被捕之後，並沒有經過合法審判，直禁錮了兩個多月。雖然地方上也有好多青年爲他運動釋放，但因遇着孫傳芳新得五省地盤，急於要向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討好，取得「走狗」的地位之時，所以始終無效。

孫傳芳是吃了上海總商會一頓酒，聽了英國領事和廣和德一兩句話，便於五分鐘內以電話命令淞滬戒嚴司令部在半夜裏秘密鎗斃劉華的。周君又怎麼能夠不以赤化而死!?（一月十

日，被斬首棄市）

我們對於周君之死，一方面可以見着中國的經濟革命運動已經不是共產黨一黨所要求，而有普遍地赤化之徵；一方面却得了一些左派幼稚病失敗的教訓（在這裏可見每個革命青年都有研究列寧主義的必要）。 然而我們對於周君的抱憾成仁，却表示充分的同情與哀悼；——雖然他不是我們底同志，但他確是一個革命的左派。 並望我們底同志要繼續爲周君作階級的復仇！

變相的中日戰爭紀略

蒼水

日本此次出兵奉天，幇助張作霖，係以八千六百人，喬扮奉天兵，於郭松齡未到白旗堡時，即屯於南滿鐵路附屬地內的。 它一方面預備好了兵，一方面派了許多「浪人」去向郭說『我們日本現在正在勸張下野』；使郭不爲備——以誘郭輕敵而前進；且保證郭敗時，日本可以保護他的生命。 郭兵到白旗堡時，日本關東司令乃下令以八十餘乘飛機，向郭軍拋擲一百磅重之炸彈。 白旗堡週圍三十里，燬爲焦土。 一面又以南滿附屬地不得干犯爲理由，阻郭軍前進；而從郭軍左側面，以日本兵所喬扮之大軍壓之。 相持半日，郭軍全潰。

郭逃新民屯日領事分館。 日領陡變顏面，說『你倒戈通電，竟指出張作霖去年命你聘日時的黑幕；你反對日本帝國，所以我不能收容你——請立即離開此地』。 郭倉皇急走，日領乃偵其去路，以電話告張作霖兵埔殺之。 郭敗之日，亦即李景林在天津潰走之時，李則由天津日領以巡洋艦送往青島，安抵濟南。 現在日兵之在奉天者，實完全未撤——不過統統穿着奉天軍裝，住在中國營盤；它表面上故意由芳澤聲明，由東方通訊社打電，說是撤了

，我們無法指明罷了（現在北京公使團也聲稱奉天有非華人而華裝之兵！——見一月二十一日由報專電）！

以上的情形是鄭州京漢路工會職員，親在鄭州日本人中聽來報告本刊的。

劉華被害之經過

蒼水

劉華同志於五卅後運動疲勞成病，臥床兩月餘，十一月中旬始愈。十一月下旬，行經公共租界，便被巡捕捕去，翌日即引渡於淞滬戒嚴司令部。罪名是『曾於閘北等處，數次演講，以激烈論調，煽動人心』。十二月十七日下午八時，上海總商會請孫傳芳吃酒，在座日本資本家和英國副領事說：劉華是中國勞動運動的領袖，如不重辦，上海的秩序十分危險』。總商會會長虞和德接言：『上海商界甚望總司令懲一戒百』。孫傳芳聽了，便說『旣然大家都要辦他，我也無成見』。遂喊副官打電話給淞滬戒嚴司令部，令即於營室中執行鎗斃劉華——並滅屍不宜。劉華死了兩小時，孫傳芳還正在受英日資本家和中國資產階級的賀觴。翌晨得意的英國字林西報，為了要『俾衆周知』，乃最先將這消息宣佈出來，以恐嚇民衆了。

山西晉祠農民概況

蔣在銘

晉祠是在太原西南五十里的一個小鎮，由太原乘長途汽車，一小時可以達到。此處的雇農有下列兩種：（一）臨時的，在農忙時雇用，每日工資約錢五六百文左右，（地主供飯）他們每日須工作十一二時，中間吃飯和休息，約一二點鐘；（二）長期的工資每年約三四十串，每日的工作時間與臨時的差不多——冬天較少——作這種工作的以無家者為多，因為

他們工資所得，當這生活程度昂貴的時候，實在連一個妻子的衣食也維持不住。

晉祠的田，因為有一股山泉的原故，所以較山西他處為優良，是唯一的產米所在。　地的名稱，不外以下四種：（一）平地，每畝約值錢七十串，可收麥三斗至一石餘；（二）沙地，每畝約值錢八十串，可收麥一石至二石；（三）坡地是地中的最劣者，每畝約值錢五十串，可收麥二三斗；（四）水地，是地中最優者，每畝約值洋百餘元（現在每元可換錢二千五六百），可收稻及麥各二石。　以上各地，除水地可於稻收後再種麥外，其餘每年均只能收一場，農產物以麥稻為正產品，尚有玉蜀黍，綠豆……等副產品。

佃戶有兩種，我權將他叫着小佃戶，大佃戶。　這兩種佃戶，大概自己都有幾畝田的。小佃戶因自己所有的不夠維持生活，所以向他人佃幾畝來耕種；大佃戶則不然，他們是專向人佃田，雇人耕種，以營利的。　佃地的方法，須先尋一人作保，交點押租，即可佃過：期以一年為滿，在一年未滿時，亦可轉佃給他人，但須得地主的同意。

佃價水地每畝約二十串，旱地每畝十五六串，坡地每畝約六七串，平地每畝約十一二串；佃價定後，無論天災及旁種特別情形，亦絲毫不讓；若佃戶無力繳足時，歸保人負責。現在有許多地主們更想出一方法：即須先將佃費繳足，然後才能種田。　因此，一般無力先交錢的貧民，就佃不着地了！　還有些地主是不要錢的，當收穫的時候，無論多少，與佃戶對分。

山西是一般人所稱為的「模範省」（？）的。　閻錫山為了名譽及地盤的原故，也就大想新法，現在將他編制鄉村情形說說：

每五家爲一鄰，有鄰長一；每五鄰爲一閭，有閭長一；全村又有村長村副各一，都是由村民自選。此外，每數十村鄉，再編爲一區，區長一人由省委，歸縣知事直轄。還有所謂息訟會，保衞團，在鄉軍人……等，——在鄉軍人，係選擇農民入營教練三月，然後令回原籍各謀職業，月給津貼數串，以便有事時調遣，農民若有糾葛事件發生，即由村長及息訟會解決，解決不了的，然後再送區或縣。

自從實行新政後，農民的負担就增加了不少；——大約每畝田每年需加稅一串左右——有一個老農告我，現在總較前多完稅五六倍。

農民之生活，衣服非常簡單，差不多只有棉單兩套，棉的可以穿至四月，棉脫後即換單的。　材料以深藍布及青布爲多。　因爲不愛清潔的原故，衣服很少整整齊齊的。　食品多半是玉蜀黍，豆麵，小米……等；比較富些的，才吃白麵——即小麥。　住的房屋，都是用土築成的，睡的是坑，因爲氣候乾燥，所以不像南方牆內上木站板，也沒有潮溼。　他們的嗜好，最顯著的是烟酒。　飯不吃反不要緊，烟酒是非吃不可的。　還有許多人吃金丹，打嗎啡針；可憐辛苦得來的有限金錢，盡消耗有害的嗜好上了。　農民們的娛樂，只有唱戲，這戲平均每月有一回的，乃廟中爲酬神像東嶽會……之類而舉行。　唱戲的錢係村民公出，演一次三天，約錢一二百串。　所演的，無非是三國誌，封神榜上的故事。　有很多是沒有家的；因爲娶一個妻子很不容易：先要做衣服，買首飾，並需聘禮數十元至數百元不等，平均娶一個妻子，總得二百多元。　因此，有農婦的都是中產階級以上的家庭。　農婦惟能作點綴，完全是消費者。　她們只知道她們的天職是「生兒子」，每逢唱戲的時候，她們都穿着極華美的綢緞衣服，（自然比不上大都市中的太太小姐們）在戲場中「爭奇鬥豔」。她們的男人在外面牛馬似的工作，還捨不得穿一件好衣服，然而却情願給她們買綢緞，湖縐，香水，雪花膏……等。